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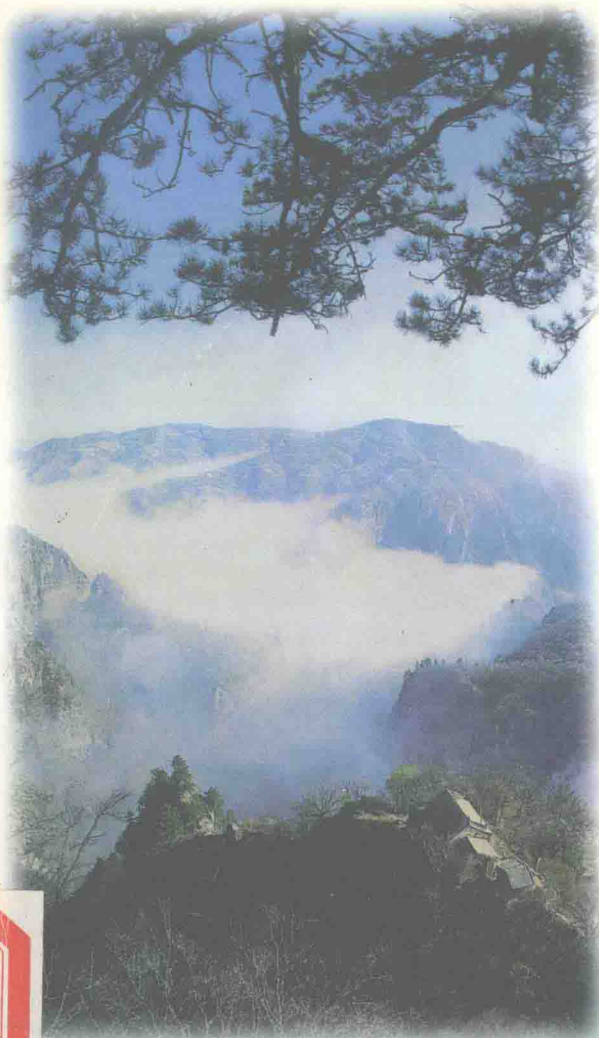
爱我平凉丛书

平凉作家作品卷

西 可

主编 张光复

谷地



兰州大学出版社

“爱我平凉”丛书·平凉作家作品卷

谷 地

西 可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爱我平凉丛书·平凉作家作品卷(1—18册)

谷 地

西 可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308号 邮编:730000 电话:8912634)

平凉行署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9.625

1997年9月第1版 1997年9月第1次印刷

字数:2230千字

印数:1—1000册

ISBN7-311-01301-1/I.43

定价:117.00元(每册6.50元)

歌唱黄土地

——“爱我平凉”丛书总序

张光复

平凉，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发祥地，是古代丝绸之路西去的著名古城，是陇东高原上的一颗明珠，神奇而又深邃，博大而又浑厚。

平凉，借昆仑气势，依六盘雄奇，分泾渭别流，造黄土深厚，假天日温和，育人杰地灵，创文化灿烂。“千古人皇”伏羲降生成纪，女娲补天治平峰，轩辕黄帝驻军十万沟，仙人广成子修炼崆峒山，西王母仙居回中峰，公刘耕耘芮鞠地，周文王西征密须国，秦皇汉武跃马拓西疆，梁叔敬一曲骚赋惊天地，皇甫谧患疾奋作《甲乙经》，唐太宗横戈泾州灭薛举，诗仙李白千古绝唱万口传，诗圣杜甫后无来人笔有神，成吉思汗身殒凉殿峡，韩王就封平凉城，图海血战虎山墩。还有那佛教东传创禅宗，儒学西来敬礼师，道教无为在幽山，三圣聚首三教洞，融会成独具特色的崆峒文化。看近代：林则徐遭贬过平凉，左宗棠遍植左公柳，谭嗣同维新咏崆峒，人民抗暴斗军阀，“特支”创建播火种，吴焕先血沃四坡村，毛泽东挥鞭

吟六盘，张学良演说在学界，王震穷追蒋家军，人民军队势破竹，平凉百姓庆解放。

平凉，有天下道教第一山——崆峒山，天下王母第一宫——回中宫，神州祭灵第一台——灵台，人类开元第一城——成纪；有太统山、关山、紫荆山、回中山、双凤山、朝那山，山叠峰奇；有泾河、苒河、达溪河、葫芦河，河清流湍；有草峰原、玉都原、什字原、高平原，原阔土厚；有泾河川、威戎川、达溪川、水洛川、苒河川，川平地肥；有龙隐寺、云崖寺、石拱寺、龙泉寺，寺幽景美；有平凉城、泾州城、薛举城、长武城、成纪城、阿阳城，城坚池固。另有那秦长城、汉瓦当、晋壁垒、唐牧苑、宋寨堡、明边墙，道不尽风景名胜景色美，文物古迹历史长。

平凉，汉回满蒙等十七个民族欢聚一堂，和睦相处，共建文明；党政军民二百万人民在各条战线齐心协力，辛勤工作，同酬盛世；工农商学兵五行八业，各显神通，搏击大潮，共创辉煌。

平凉，有着便捷的交通条件，雄厚的工业基础，活跃的商贸流通，还有丰富的农副特产，独特的风味小吃，名优工艺产品，构思奇妙的发明，世所罕有的珍藏，价值连城的文物瑰宝。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在平凉人民的努力下，千年古城再展新姿，万年铁树鲜花盛开，建设成就硕果累累，百万亩果园的建设，四通八达的城市改造，西兰公路横穿全境，宝中铁路纵贯南北，煤炭的贮藏和开采量为甘肃之最，将变为西北能源基地，粮食

丰产，有“陇东粮仓”的美誉，成为陇东经济文化中心，再现陇上“旱码头”的雄风，一个产业重点突出、工业门类齐全的地方工业体系正在形成。回首过去辉煌，面对今天的成就，瞻望美好的未来，平凉儿女无不群情激奋，欢歌笑语，共同奔上小康之路。

盛世华年，时不我待，当我提出编写“爱我平凉”系列丛书时，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和响应。真可谓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我们编“丛书”的目的，一是发掘平凉历史文化，激扬平凉赤子爱乡爱国之情；二是向国内外宣传平凉，提高平凉知名度，以文化形式促经济发展，使平凉早日腾飞；三是联络平凉的文朋诗友，借群体优势，形成一个宣传平凉、介绍平凉地域文化的崆峒流派。丛书系列将陆续付梓印行，大家推我作序，便欣然命笔，草成此文。

愿平凉山高水长，土黄情浓。

1996年4月10日于平凉

目 录

怀崇信	(1)
崆峒山记行	(6)
在乡下(一)	(10)
在乡下(二)	(13)
在乡下(三)	(19)
在乡下(四)	(24)
游趣	(28)
难友	(30)
我外公是个石匠	(33)
人生三十乃知秋	(37)
陇东夜话	(40)
和尚铺	(49)
独坐三关	(53)
高原小城	(57)
寻访龙泉寺	(60)
夏隅	(64)
断想一二三	(66)
河湾人家	(103)

乡下记事.....	(109)
阿阳小景.....	(116)
拉锁大叔.....	(119)
谷地.....	(125)

怀 崇 信

初到崇信时，年纪只有十四岁。因为读书，寄寓在县城唯一的一所中学里，不知不觉在这里度过了五个年头。事也凑巧，我不但送走了初恋，而且从这里出发走向社会，那美丽的汭河始终陪伴着我，给我以养成般的教育和启迪。学堂就建在县城的最高地段——瓦子岭上，县城又是一个极小的县城，学堂便成为县城最风光的单位了。从学堂往北望去，即是美丽动人的汭河，河对岸就是郁郁葱葱的龙泉寺。山因寺而名，寺因水而名。龙泉山的龙泉寺、龙泉水是邻近几个县份的人都知道的。每年逢古历四月二为龙泉寺庙会，政府也选择这个吉祥的日子，举办物资交流大会，或从陕西某个县份请来一个剧团，满满地演上几天秦腔，四县八乡的人们蜂拥而至，看戏也罢，交流也罢，抑或祈求龙泉圣母保佑生灵，或喜降春雨，有一个好的年成。这个日子真是吉祥的。乡下人家总择这个时辰，让已到婚娶年龄又没有找下去处的女子，在这交流会上与男家见面，如双方娃娃没有意见，即可找一处羊肉馆子或小酒馆，吃上一顿，大人们喝上几盅，红着脸说定个财礼数，这事就算订成了。“泼出去的水，说出去的女，”一般也不会有什么变化。等过了这会，即可置办衣妆嫁娶。

我那时最记得的也只能是些吃食，其次才是看媳妇。紧靠

龙泉山长长的斜坡，台面正对山门，东西两厢全是一家一家的食堂、饭馆。多的是羊肉泡馍，“丁家羊肉馆”、“老铁家羊肉馆”，或是“国营红星食堂”、“国营新民食堂”等等。除此而外，即是数不清的小食店小摊点，有岐山擀面皮，华亭酿皮子，泾川罐罐馍，静宁烧鸡……。我最爱吃的数麻糖，又省钱，五分钱即可吃一条，吃完了再去买。记得有个脸很黑很油的老头，捏得的麻糖最脆最甜，买一条时他便笑着说：“狗狗，再买一条，吃了长得快，长大了讨媳妇！”我便红着脸拿了麻糖就走开了。再就是去买一块柿饼，或买泾川水梨，也都是花几分钱。花钱最多的莫过于下馆子，就是走进一家食堂，要三两卤肉，切了，置一小碟中浇上卤汤，自家又背着干粮，便可美美的吃一顿。如果吃羊肉就更实惠，贰角钱一碗外带一块烙饼，先泡在碗里，吃得好还可再泡一碗，汤就不要钱了。我那时曾见过吃得三大碗，又甩掉捂了一冬的棉袄，只留得脏兮兮的衬衣，头上冒着热气流着大颗颗汗珠，再去吃第四碗的红脸汉子。多半是山里来的，又赶着一头“黑椒子”毛驴，背上搭着一条口袋，置办的农具物什，即装在里面，放驴身上搭，正好如一稳稳的骑鞍，吃罢馆子，跳上这驴子背，那驴子会因为那人吃饱了饭，增加了重量，轻轻地跳个蹶子，那人便用脚轻轻地击一下那驴的肚子，驴子便迈开碎步，头也不回的沿着山路走了。远远的，似乎还能听见那人含含糊糊的轻唱，戏文都是戏里人物的唱词：“……孤王我打马回家转……只说那奴对我有意思……我家的金银堆成山……”

至于看媳妇，则是父亲与我的一个姨父合计，原打算撮合的是一家木匠的女儿。那女孩也就我这般年纪，我是骑在我家的驴背上见过一面的，我吓得要跳驴背下来，嘴里自是些小孩子家的脏话，那女孩的脸通红通红，羞得几乎要哭出来了，也赶紧躲到她母亲的身后去了。父亲见我这等志气也就作罢了。现在想来，真有些后怕，如果那时订了娃娃亲，不知后来又会有哪些麻

烦与痛苦，即使那档子事真成姻缘，则我至少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或许又开始去想着为孩子们订娃娃亲了。

龙泉寺在当地遐迩闻名，相传龙泉圣母是很灵的，凡是去求，只需用一瓶装满龙泉圣水，去饮，一切都会如愿中所为。求子送子，求病医病，求事成事。那时学校校长叫杨子瑞，一个敦实而严厉的老头儿，常不多言，时时会领着一些师生去爬那座山，众生也是不会明白其意的，仿佛上课一样，去便去，只是归来人人都汗流浹浹。那时，上山的路并不好走，残留的一些石道，走过时总会让人感觉如履薄冰，颤颤惊惊。这时候谁会有一两句怨言，也并不理解杨校长的一番好意。至于那时的学校，院子正中有个不小的花园，周围种一圈合欢树，株株高过屋檐，花开时节，粉的、红的、白的交织，风一吹，飘飘扬扬，如无数小花伞，落得满院都是。校舍都是军营式建筑，一律青砖瓦房，最特别的当数一正工字型图书馆，象是居中的将军楼一般，绿树成荫，书声朗朗，令人肃然。另有几株高而粗大的白杨树，茂盛的叶子夏绿冬枯，年年如此，高翘的树冠高出青褐但生出诸多苔茎的屋脊，仿佛作为一种点缀，无论处在县城的那个方向，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这树了。十余丈高摇摇的钻天杨，圆圆的密密的树叶，在微风中翻浪，哗哗作响，使人想起树下默不言功的将军冯异，和不忍剪伐的召伯甘棠的典故来。鲜亮的阳光下，晨雾里，暮色中，屋檐下和这些树的情影里，常日可见三三两两的同学追逐嬉戏，或读书，或弹琴，或唱歌且伴有清亮的竹笛声……让人想象不够的。校门又是另一种特别，洁白的墙壁上书写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十六个大字，正对那座美伦美奂的龙泉寺，恰成一种奇异的景致。

母校总是令人怀念的。那些师长，给学生们讲着从教科书中所加的一些永远令人难忘的注解或故事，以及现在方明白过来的词意。我在崇信的五年中，不拘走在任何地方去，同碰到的

政府里工作的职员或是摆摊设点的父老乡亲，寒喧请教，便可从那些人的语言神态间，能看出一点相同的意思，那就是母校走过的风风雨雨的几十年中，所教导培养之学子，都带着汴河的泥土味，走向社会走向外面的世界，为国家为自己去奋斗去努力。人们由衷地怀念老校长杨子瑞，“喔，杨校长，灵台人，难得的先生！”崇信本地人对先生的深刻印象，多少年轻人能知晓呢？先生朴素的风度，宽和伟大的人格还好好地留在我的脑海里。至于吾辈，确实能明白个人取予和桑梓毁誉的影响，永远是不可分的。在长长的岁月里，能有一丁滴儿建树，这建树又与个人的一些人品和影响所共存，则是不愧于先生的。

崇信中学象杨子瑞校长这样的先生，当然还可数出多人。崇信又是个极小的县份，那时能聚集象杨子瑞、刘文治、朱学孔、赵旭、赵管仲、徐祖明、梁生荣、薛力栋等先生们，实乃是一种造化。七十年代末期，高考制度刚刚恢复，学子苦读之风气蔚然，先生们又都是些学识、人品以及事业感、责任感堪为楷模的先生。凡熟悉崇信的学人，都必明白那个黄金时期。政府也克服种种困难，把学校办成了全县最好的学校。先生们对事业的忠诚、热情始终如一。当时学校并没有一户家属住宅，先生们一律住单身宿舍，有的托家带口，炉、灶就用泥糊破铁桶制成的炉子。往往是弹弹手上的粉笔尘，便站在檐下擀面条……临近“黑色七月”高考，仿佛敲响了战鼓，师生人人都绷紧了弦，先生们不分早晚跟着学生辅导，紧迫的情绪颇有些恨铁不成钢。有时候先生的汗水湿透了后背的衣服。这一点十几年之中更得到充分表现。偶尔听到一些另外的议论：“泾（泾川人）灵（灵台人）治崇，越治越穷”。可以想见人们对崇信社会经济的发展的关心和对当地政府官员的企盼。倒也奇怪，众多先生中崇信本地人也是很少的，这种状况的改变是否还要经过一段浑沌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凡明亮之人总要择出有出息的职业，抛开开明大义，

识大体之说，或因头脑简单，或因好事喜欢，自不免要做些英雄打天下的糊涂梦来。只要是闲识阶层，无论官位大小都是乐意去的，而后来崇信中学倒也出了不少县长的官，不明不白的人们，自然又会翘首企望了吧。这种坦白直爽的性格，是很难让人接受的。对崇信当地人来说，外地人也总是够朋友的，许多默默奉献之士，继续尽力象杨子瑞校长那样为崇信人的现在、将来做出贡献。把这种内外的友谊，加之有效地扩大，莫使它在小小的疏忽中，以及岁月的交替中失去吧！

适应现实，顺应时代，一般来说崇信人还是强的。社会睿智明达之士，眼光远大，见识深刻，对国家、对事业特具热忱者，更不乏其人。目前，崇信县城还只是那一所中学，近年来，陆续建起了教学大楼，教师住宅楼，办学条件逐步得到了改善。但与学堂对面的龙泉寺相比，则又有另一种情形。龙泉寺辟为省级旅游景点，并且成为崇信昭示世人的一面旗帜，至今修葺之规模恐已超过以往各个时代，还有不少开明之士仍在源源不断地将钱捐来，花在那座曾给崇信人诸多福泽的石山上。这些事情，不用说外地人是可以马马虎虎过去的，只要有他们吃的饭就行了。唯有崇信人自己实有其责和待尽的义务，应为他们的学子们想想？有多少钱能够花在学校。如有人倡议，公众捐资，加上国家必要的投资，除好好整修目前一所学校外，再新建一所中学，实现十万之众的期望。我认为，这将是崇信人包括那些已经寓居崇信的外地人，世代共同抚掌赞赏的好事、大事，而且是其它任何事情，建树所不能比拟的。至于杨子瑞先生等辈艰辛办学之事迹，则宜留为一县贤纪念，有心人还可树碑立传，昭示后人。对国家，对一个小小的县份，对许多老实勤劳的乡下人，知道随时随地随处还会有多少好事可做，还有多少好事待做，都是十分庆欣的好事。崇信一隅，还不至于愚昧且不会退步吧！

崆峒山记行

坐汽车去兰州或去西安必然要经过平凉，而到平凉不去崆峒山，大概不能算真正到过平凉。

崆峒山是一座名山，曾经是黄帝问道之处，如今古刹依存，誉为“天下道教第一山”，辟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并且成为平凉一个乡的名称。

崆峒山在平凉西郊。假如去崆峒山，对于南来北往的行人来说，看到的只是崆峒山现在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未必会引起什么触动。这也无可指责。因为崆峒山毕竟离现实远了许多，而且，在平凉，真正关心和知道崆峒山内涵的也未必就多。但，大多数人，肯定年年都会去，而且不止一趟两趟，只是各人的心志与目的不同而已。

崆峒山的风光，即有北国山势之雄，又兼南方水乡之秀，自古就有“两镇奇观”、“崆峒山色天下秀”之誉，“俯瞰五岳”、“海内真崆峒”之尊。而且前峡有泾水萦回，后峡胭脂水（泾水的一个支流）湍泻，交汇环抱于山前屏障——望架山的脚下。加上历代人工开发建造的一些庵、观、寺、院、楼、阁、亭、台，使崆峒山素负盛名于海内外。凡此种种，足有几日之游程。

崆峒山除了迷人的自然景观之外，还应有更深层次的涵义

吧。古往今来文人骚客，题诗作画、因景成文，铭碑刻石留下踪迹者不乏其人；更重要的还是那些娓娓动听的神话传说。因此而使道门佛家活动盛行乃至绵延千年。《山海经》、《史记》有人曾论证：在平凉这块古地上，诞生了伏羲、女娲、西王母、广成子、公刘五大中华民族文化发祥人物，而广成子就是在崆峒山石窑苦行修行成道的。这种使道教徒远离红尘，绝俗修行的方式又成为后代信效的基本范式。广成子作为传说中的道家仙祖，其实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被夸大为神话人物的。晋葛洪《神仙卷》卷一，“广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黄帝闻而造焉。曰‘敢问至道之要？……’广成子答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无视无听……无劳尔形，无摇尔精明又长生……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千二百岁而形未尝衰。”实际上都是《庄子·在宥》其中的话，《汉书》均有记载，尤其以“黄帝问道于广成子”而闻名于世之后，才有秦皇、汉武“慕黄帝事”、“好神仙”西登崆峒。而《封神演义》中着意描述，把崆峒山列为天下十二仙山之一，则更赋予了神秘色彩。

崆峒山因道而名。我不知道这样的传说因何而来，也许这样的探询本无意味，钻牛角反而会露出考据气。这当然是以己之心忖度他人，所谓“汝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语），真假与否，且不必问他，那是应学的形而上，或者形而下，只是想象而已。

山因“道”而名，“道”因山而传。那么“道”又是什么呢？老子第一次提出“道”这个概念，作为自己的哲学体系的核心。它又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微妙玄虚，不具有任何质的规定性，它不能用文学或语言去表达的，是一种神秘的精神实体，而《庄子》的哲学体系的中心也就是“道”，这也许就是道家学派的由来。总之，“道”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它集中反映了在生产力低下，科学认识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逐家学派对宇宙本体和物质变化

的总的认识。在庄周那里,“道”的涵义又推进了一步。“道”被视为宇宙的本原能产生天地驾驭鬼神,但又无有形象不可感知。因而具有两重性,既不是人格化了的神,也不是超越了客观世界的主观意念,而是一种客观存在。从这一角度说,“道”也就是“气”的推进,“气”的抽象化,“道”又是“一”的同义语,千变万化的世界便总是一大整体,各种事物的生灭与变化,则是这个整体的一小部分,某一事物的消亡意味着另一事物的产生,这一事物的形成同样意味着其他事物的分解与毁坏。从同源引伸为同质,这是“道”的第二层含义。所谓天人归一,其实是通过个人自我修养,追求一种宇宙精神,追求物我交融的心态。这种境界的基本特征是:“天地与我并生,物与我——”(《齐物论》),“落然彷徨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大宗师》),“乘夫莽眇之鸟,以书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圻垠之野”(《应帝王》)。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当然得去除各种内外的阻滞和障蔽,包括超越外在各种因素的诱惑与影响,突破自身形骸的局限,并消除一切智能活动和成见。同时还要培养起死回生如一的心态,从了解宇宙变化的真情中逐步凝聚自己的精神世界,即所谓“外天下”、“外物”、“外生死”以及“离形去智”而达到“坐忘”、“心斋”的境界。庄子还说过一句老话:得鱼忘筌。筌是工具,鱼是目的,中国文化人历来信奉这个道理。作为这样一个“体道”的过程,笔与墨即就是“筌”,通过“筌”或画(线条、色彩)或写(语言、文字)或颂(音乐、舞蹈)来达到某一种境界。这是自然也是艺术。

话又说回来,说说这座因“道”而名的山吧。其实,崆峒山只是一座道教胜地,除了一些飘渺的传说,就是一些展示道教诸神的道观。道家为了宣传自己的道学,辟山为寓所,以极大的“耐心”持久地将天与地滃润成某种空而玄的色彩。其二则说明了崆峒山的自然环境。单说我们能见到的现实中的崆峒山吧,随

着季节和气候的变化，峰峦之间常常出现云雾，忽而雾满山岗，倏而横云飞渡，速浸天际，时隐时现、奔腾澎湃、瞬息万变。这种情景与我们想象中的仙境是十分相近的。但是，如同摩挲一只粗糙的古钟，我们很难与亘日持久的道家认同。感到惭愧，不惭愧又能如何呢？几千多年流淌过去了，对于道家以及他们的栖息存在的古刹禅院，对人们生活之启迪的理解则是认同的。

在崆峒山上，无论我多么力图与道家勾通，心境更多的还是闲适，至多引起一种凭吊的微澜。这或者是历史与现实的矛盾，也无可厚非。还是多看看这里的烟波浩渺的自然景观吧。小则宣于身心，大则或悟做人的气节与风骨，可以持家，可以立业，可以垂范乡里，乃至后世子孙。还有一点，我想可以断定，不管风云变幻，世纪更迭，道教，崆峒山以及平凉是会长久地保存下去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区域的文化积淀会越来越厚重。